

# 龙龕码头的洱海日出

王彦

这念头在心里盘桓了好几天，直到昨夜才下了决心。闹钟定在六点，实际五点半就醒了。其实哪里是醒呢，压根不曾入睡，像有一根极细的丝线在心上轻轻拉扯着，提醒着那桩待办的事。天是沉沉的墨蓝，窗外的大理古城还睡在巨大的静默里，只有几声寥落的犬吠，隔着潮湿的空气传来，闷闷的。我蹑着脚，推开门，一股清冽的空气撞了满怀，人也一下子醒了七八分。

骑着车子沿着214国道往南驶出大理古城，途经一塔路、双鹤路行至龙龕路口，过了红绿灯便沿着阳南溪一路往东。路是沿着溪水走的，此刻却还看不清水，只觉右手边空阔、黑蒙蒙的一片，是那种能吸纳所有光线的、湿润的黑色。路上已有了同行的车，一辆、两辆……汇成了一条沉默的、流向远方的细流。都是去看日出的吗？心里不免有些异样，仿佛原想独自品尝的一颗糖果，忽然发现许多人手里都捧着同样的盒子。

到达龙龕码头时，我微微吃了一惊。

惊。栈道上，岸边石阶上，已是人影幢幢。各样的口音在黎明的薄雾里飘荡着，掺杂着兴奋的低语和快门按下的模拟声响。他们大多年轻，三五成群，裹着或红或白的鲜艳披肩，那应该是昨夜在古城街市上买的吧。女孩们早举起了手机，屏幕的冷光映着她们的年轻而专注的脸。我突然有些局促，像一个误入热闹宴会的宾客，手脚都不知如何安放。这拥挤，这迫切的等待，与我想象中那份清寂的、与天地相对的庄严，相去何止万里。

天际线那边，墨色终于一丝丝地褪去，化作了蟹壳青，又晕染开一片温暾的鱼肚白。人群骚动起来，像是戏台下的观众，知道名角要登场了。

这时，我看见了那些海鸥。它们本静静地浮在远处的水面，是这宏大舞台上安静的灰白色配角。不知是第一缕金光触到了它们，还是人群里某个突兀的声响惊扰了它们，忽然间，整群海鸥“哗”的一声腾空而起。成千上万的翅膀同时展开，拍打，搅动着愈来愈亮的光。它们并不远飞，只在人

群头顶盘旋，织成一张流动的、喧响的网。鸣叫声清越而急促，盖过了底下的人声。这突如其来、蓬勃的生命力，带着一丝野性的惊慌，竟将这精心安排的“看日出”，撞开了一道真实的缝隙。人们也惊呼起来，镜头纷纷上扬，追逐着那些旋转的影子。鸥鸟的翔舞，像一段即兴的、热闹的开场锣鼓，宣告着正剧的来临。

就在这光影与天光交织的纷乱中，太阳出来了。并非轰轰烈烈地一跃，而是试探地，先在东面苍山的剪影之上，露出一抹极其浓郁、极其纯正的暖红，像一滴硕大的、熔融的赤金。那颜色，是任何颜料都调不出的，带着一种初生的、近乎羞涩的温柔。然后，那赤金便从容地、不可阻挡地漫溢开来，将山峦的轮廓照出一道流动的金边，又将满天的云扯成了千万片瑰丽的、燃烧的鳞甲。最后，那光的王者才将它完整的面目，浸入洱海这面无垠的镜中。

霎时间，整个世界都静了一静。先前的嘈杂，仿佛被这无边的金光吸

收、净化了。水面全然变了模样。那已不是水，而是一整块被点亮的、颤动的琉璃。光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照射，而是从水的深处，从亿万片细碎的鳞波里，争先恐后地涌溢出来。跳荡着，闪烁着，一直铺展到脚下。远一些，是成片的、跃动的金箔；近一些，是晃眼的、细密的银针。洱海醒了，它以一种最铺张、最奢侈的方式，舒展着它沉睡了一夜的身躯。那光甚至有了声音，我仿佛能听见无数细碎的、清脆的叮咚，是光粒子与水分子碰撞的密语。我的眼被这浩大的富丽填满了，心却奇异地空阔起来，空阔得仿佛能盛放下这整片海的光。

就在这目眩神迷的静默里，身旁清脆的“咔嚓”声又响了起来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密集如雨。我侧目望去，人们又都调整着自己的方寸屏幕了。他们调整着角度，寻觅着鸥鸟飞过光轮的那一刻；他们背对海天，展露最美的笑颜，将太阳捏指在指尖。那日出本身，那宏大无声的演变，那光与色最细微的颤动，倒仿佛成了背景，成了他们人

生剧场里一块随时可以更换的幕布。

人群渐渐散了，带着满意的的笑容和满满的相册，去奔赴下一处风景。我独自留在原地，看着金光褪去，洱海恢复了往日里沉静的碧蓝，像一场华美的大戏落幕，只剩下寻常的、波光摇曳的舞台。我忽然想起我的阿妈。她也曾一天又一天在这样的清晨，背着一只巨大的竹篓，沿着这海岸走去田里。她会停下脚步，扶着腰，望一望东边的天光吗？或许会的。但那日出对她而言，不是风景，不是奇观，只是天亮了，该起身劳作了。她的一生，便在这日升月落、寒来暑往中，静静地流过去了，如同这洱海的水，日日相似，又日日不同。

回去的路上，阳光已有些灼人了。洱海在后视镜中，又是游人如织的明媚模样。我一路呼吸带着水汽的风，心里那根被牵了一早的丝线，此刻终于松了，却落下一点沉甸甸的、温润的东西。那不仅是日出的印象，更是一种知觉的苏醒——关于故乡，关于时间，也关于那被我们轻易遗落在身后，却始终默默等待的、永恒的光。

## 去东谷看梨花 | 字加华

春天如约而至  
不要拒绝春风  
不要无视春花  
走吧 去东谷看梨花  
赴一场万亩梨花的盛宴  
桃花妖娆 梨花如雪  
满山满岭蜂蝶舞  
梨花雨飘来清丽的词句  
那是春天最美的诗

听一曲《小河淌水》  
再唱几句《弥渡山歌》  
你便是东谷的一朵梨花

携一缕春风 去东谷  
看梨花飞雪  
在“东方小夜曲”的轻柔里  
在彝家酒歌的豪放中  
不负春光不负你

## 初春 | 杨纯柱

初春漫步洱海边  
柳树枝条嫩绿  
海鸥风轻轻起舞  
蓝瓦瓦的洱海  
仿佛是飘落  
在苍山脚下的一片蓝天  
阳光和煦  
岁月静好  
我心澄澈

## 离别 | 张欣怡

再寻常不过的一个夏天  
中午的太阳不热  
温暖的走廊里回荡着清凉的风

调好的课件  
迟到的时间  
可以以常的等待后  
你不辞而别

一如来时 我们未闻其名 未曾发觉  
你曾说要挑一个午后  
静静地带走所有回忆  
未曾想 这瞬间恍若经年

这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午后  
柜子倒流的时间  
收不到寄不出的蓝色玩偶  
还有  
我们没说再见

## 初识在满是星光的年纪 | 阿尼姑娘

初识在满是星光的年纪  
交换过多少少女的心事  
藏着青涩 藏着欢喜  
梦幻着对所有未知的期许

转眼 时光把故事写成了蜜语  
你牵到了能呵护一生的人  
找到了独属于你的安稳与甜蜜

我驱车千里 奔赴这场欢喜  
只为目睹你  
身披温柔 满眼笑意

愿你永远是记忆里那个爱笑的姑娘  
往后日子  
岁岁年年 温柔晴朗

# 愿以梅心守清欢

毕李艳

隆冬时节，永平县博南镇花桥村那株拥有800余年树龄的元梅迎

来怒放，清雅芬芳引得全国各地的艺术家、研学团队与旅居者慕名而来，共赴这场冬日雅集。

周日一大早，我和家人驱车前往，想近距离感受元梅的风骨与清韵。走进博南古道博物馆，元梅便撞入眼帘，正傲然盛放于庭院之中。苍劲虬枝如龙蟠曲，向天际舒展，满树繁花洁白似雪，清雅幽香四下漫溢，惹得游人纷纷驻足观赏、拍照留念。8岁的儿子仰着小脑袋，满眼好奇地望着这株高大的古梅树，小手指着枝头繁花轻声惊叹，稚嫩的欢喜为这份冬日梅景添了几分鲜活。

我站在树旁看了一会儿，便和一位

正在写生的大爷聊了起来。他笔下的元梅，枝干苍劲有力，花朵清雅脱俗，墨色浓淡间，透着一股历经岁月的沉稳。

“年年都有人来画梅、来赏梅，大家都是冲着梅树这份清新淡雅、高洁自持来的。”大爷放下画笔，笑着感慨。

坐在元梅树旁的石凳上，阳光透过枝丫洒下斑驳光影，落在儿子的身上。他低头安静地拨弄着落在石凳上的花瓣，不远处游人的轻声谈笑与梅香交织，时光也仿佛慢了下来。我忽然明白，原来“梅心”，从来都不是孤高自傲的疏离，而是历经沧桑后仍坚守本心的从容；“清欢”，也不是逃离尘世的孤寂，而是在纷繁世事中守住内心澄澈的定力。这株元梅所植的梅花，恰似一位默

默坚守的老者，面对风雨侵蚀不弯腰，遭遇磨难挫折不放弃，始终以坚韧的姿态扎根大地，以纯粹的芬芳滋养人心。

暮色渐浓，寒意悄然添了几分，元梅的暗香却愈发清冽醇厚。起身告别时，我拾起一片落在肩头的花瓣，洁白中透着淡淡粉晕，柔软却坚韧。回家的路上，儿子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满心欢喜地念叨着下次还要看梅花。看着他雀跃的模样，再想起元梅八百多年的坚守，我心底也多了一份笃定：我们又何尝不能以梅为鉴，在平常的生活中，守一份清简，持一份淡泊？愿以梅心守清欢，于风雨中淬炼坚韧，于纷繁中守住澄澈，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绽放独有的芬芳。

# 与蜜蜂同行的时光

刘桂珍

今天是个惊喜，我漫不经心地骑行在鹤庆县城东边的田间小路上，天气由阴转晴，阳光露出了笑脸。一阵阵微风吹过，带来了阵阵香味。我沉浸于寒冬特有的花香中，身上的寒气顿时消退。

也许是从小爱花的原因，注定要与蜜蜂结缘。我顺着花香寻了去，不一会，就到了小道的尽头，透出一道窄窄的木门，看到一株粉粉的樱花，正值盛花期，漂亮极了。我驻足而立，忘记了自己是来骑行的。微风吹来，一片片粉嫩的花瓣随风飞舞，若不是先看到蝴蝶呢！

原本只想与樱花结缘，殊不知，主人悄然而至，见我赏花如痴的神情，执意要送两枝樱花给我。我只好把自行

车前的篮子暂时当花篮，小心翼翼地骑上车，怡然自得地赏花边骑行。

正当我独享樱花的色、香时，五只蜜蜂出现在花枝上，开始采蜜。对我视而不见。我加快骑行速度，谁知只有一只蜜蜂理解我的用意，它在花朵上停驻片刻，轻盈地拍动翅膀，振翅翱翔。本以为少了一只，殊不知，不一会，它回来了，还带了几个朋友。

恍惚中，我似在一片樱花林里，与蜜蜂一起采蜜，赏花。蜜蜂们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一起从一片花飞到另一片花丛，我们忘记了今天是惊喜，忘记了我们在的狭小空间。一路上，蜜蜂们飞走又飞回，它们和我一样，哼着小曲，做着美梦，在这寒冷的冬日里，待在樱花旁，尽享着沁人心脾的花香。敬佩樱花不惧寒冬而独自绽放的勇气，让像

我一样喜欢花的人不会因为冬天里其他花的凋谢而感到寂寞。

突然间，只听得有人大声喊道：“哪来这么漂亮的两枝花？”我来不及回答，赶紧环视樱花，我的蜜蜂朋友们不见了。我抬头一看已回到了县城的家门口。我骑了多远，离开多久，不得而知？

我高兴地捧着花枝跑上四楼，爱人见我开心的样子，赶紧接过花，插到花瓶里，我围着花瓶上看、下看、左看、右看。观赏的角度不同，樱花的颜色各异。正面看到漂亮的花朵，背面看到樱花的花萼镶嵌在美丽的花瓣中，像一条美丽的花裙子在春风中飘扬。

过了一会，我下楼时无意间看见，几朵散落的樱花躺在篮底，十分漂亮，还带着一丝丝淡淡的芳香，真是让人惊喜！原来人间处处都是美丽的风景。



## 第十三章 在泥淖中前行

康复者杜朝明说：“你要问我难忘的是哪件事，就是1990年中秋节的沉船事件，那天，我们淹死了六个人。”

几乎每个康复者都会想起那次“沉船事件”，很多人心有余悸，虽是老人，提起那件事，他们都忍不住泪湿衣襟。

1990年，山石屏麻风疗养院的患者已全部治愈，对于麻风病患者而言，应是皆大欢喜的年头，受尽麻风折磨的患者，从此可以过上正常人的日子。可上苍似乎还嫌山石屏的苦难还不够。

这年的中秋节，本是阖家团圆之日，却是山石屏麻风院建院以来最惨痛的日子。

那天早晨，碧蓝的天上飘着绉绉如轻絮的浮云。秋日的黑潭江，像条翻滚的黄龙，在峡谷间缓缓游动。两岸皆是深绿的树木和赭色的岩石，使得黑潭江峡谷更显静谧。时候是中秋，天气依然很炎热。那天，山石屏疗养院的康复者们乘船到对岸，在大片的苞谷地里快乐地采摘丰收的喜悦。他们边收苞谷边开着有咸有淡的玩笑，有人唱起了热烈欢快的西山白族情歌：

蜜蜂想花花香蜜  
你也想我想你  
想到哪一天  
老虎它想吃点  
金鱼它想洱海水  
燕子它想青瓦房  
我想小阿妹

这边走的唱完，那边女的又接着唱：

你是高山脚底水  
妹子口渴捧起喝  
山高路又远  
山再高来我也跨  
路再远来我也走  
只要哥哥你愿意  
再远我也走

在欢快的情歌对唱中，红日渐渐西斜。带来的箩筐，已被饱满的苞谷棒子装满。众人都想着回去与家人欢度中秋节，便着急上火地往回赶。哪知走到半路，暴雨如注，黑潭江猛涨，江水如咆哮的蛟龙。原来的铁索桥被冲垮后，渡船就成了山石屏与江东唯一的联系。人们乘船过江，又乘船归来，几十年相安无事，人们也习惯了，便也不以为然。

渡船是山石屏疗养院的疗养员们自己制造的，用的是西山的红栗木，工艺精良，牢实可靠。船身長二丈八，宽五尺五，高三尺，每四年换一艘，每年修补一次。在1966年至1995年间，总共换了六条船，修补了无数次。同时，在黑潭江上架了溜索，江水大的时候靠溜索运送粮食和生活用品，有时人也靠溜索过江。

2001年3月26日，李桂科邀请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创始人杨理合教授到疗养院考察。杨理合教授看了山石屏小学后，愿意为疗养院和院外的麻风康复者子女助学。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秘书长陈志强，云南省区域负责人杨振美医生、曾庭梅总监多次到山石屏看望学生。2001年到2015年，捐资助学院内、院外学生四十四人，捐资十二万六千三百元。每学年小学生三百至五百元，初中生五百至八百元，高中生七百至一千元，大学生贷款五千元。

爱真社区康复队成立于2001年，由英国著名残疾预防专家、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宋爱真女士（Jean Watson）创办。2004年6月2日，李桂科邀请宋爱真女士到疗养院考察，宋爱真女士愿意助学。2004年到2010年，宋爱真女士、常梅梅医生、司占杰主任多次到疗养院看望学生，捐资助学院内、院外学生九人，捐资三万一千元。每学年小学生三百元、初中生六百元、高中生八百元、大学生一千元。

2006年3月18日，利玛窦社会服务中心九十三岁的陆毅神父来到山石屏，愿意助学。到2016年助学十三人，捐资六万一千四百元。每学年小学三百元、初中六百元、高中一千元，大学一千五百至两千元。2008年至2014年，时任洱源县副县长李桂瑞每年捐资助学一千元。

2006年10月30日，邀请到林君瑾慈善基金会汪颖老师到疗养院考察，汪颖老师愿意助学。从2006年至2013年，助学院内学生六人，院外学生四人，捐资三万八千五百元。每学年高中生一千元，大学生四千至六千元。

山石屏麻风康复者子女二十一人获得助学，读大学七人（其中研究生一人）、读中专一人、职高两人，回家养病的麻风康复者子女助学四十五人，有十四位读大学。其中有：李润梅，就读红河学院本科；杜树飞，重庆邮电大学，研究生；张润美，云南师范大学，本科；廖海慧，新疆农业大学，本科；宋荣坤，德宏职业学院，专科；李润江，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，专科；李松平，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，专科。

当年，李桂科医生说：“我的孩子跟山石屏疗养院的孩子差不多，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读书，看着院里这些小孩不能读书，我感到很难过。疗养院最大的问题就是子女上不了学，千苦万苦也不能苦了孩子，如果孩子不能正常上学，孩子们就走不出大山，疗养院的美好未来就遥遥无期，这是疗养院最大的困难和问题。”

李桂科说：“我一定要在山石屏疗养院办一所小学。”

他已做到，而且将这所学校延伸至中学、大学，乃至社会。

正如杜朝明所说：“山石屏所有的年轻人都是李医生的孩子！”



几树扶疏雾中红

茶映青凝